



幸福來到鐵匠家

蕭 冰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通过鉄匠姚佃升的自述，寫出了山东省濰坊市新勝生產合作社成長經過的一个側面，寫出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鉄業手工業者中的成長过程。

“要吃鉄匠飯，拿着命來換。”舊社会的鉄匠的命运是悲慘的，姚佃升三代打鉄，却落个挨餓、挨凍的結局。解放後，这些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，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，擺脫了高利貸者和商業資本家的剝削。幸福才來到了他們家裏。

書中所寫的新勝生產合作社，現在已有三百五十个社員、一百三十八間廠房、十八萬元資金，開始了机械化、半机械化的生產。

書号：0509

幸福來到鉄匠家

著 者： 蕭 冰

出版者： 通俗讀物出版社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(北京香廠胡同73号)

印刷者： 重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(北京灯市口12号)

發行者： 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25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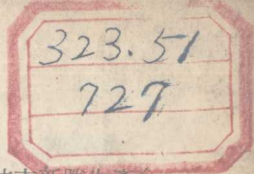
印張：1 5/18

定價：(4) 一角四分

印數：1—4,000

1955年9月第一版

195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

目 錄

變了樣的舊相識.....	2
淒慘的舊時代.....	7
走上新路.....	11
初嚐幸福.....	17
前進路上的風波.....	21
兩條路·走哪條?	27
一切爲了社會主義.....	33
合作社給了我們一切.....	38
別了，可愛的濰坊市!	43

變了樣的舊相識

一九五五年春天，我又去訪問了闊別六年的濰坊市。

濰坊市是山東著名的手工業城市，在濟南和青島之間，它的南面有膠濟鐵路經過，還有好幾條公路聯結廣大城鄉，是山東境內交通便利經濟繁榮的城市之一。

但使濰坊市出名的，還是它那具有悠久歷史的手工業。在全市十四萬人口中，手工業工人有一萬五千餘人。好幾世紀以來，他們以勤勞靈巧的雙手，製造出各種農具，木工工具，各種木器、鐵器、銅器、竹器等。這些產品除了遍銷山東城鄉之外，還大批銷行到河南、湖南、陝西等地，其中木工工具，還銷到遼東的東北、內蒙、新疆、雲南、兩廣等地。

一九四八年春天，濰坊市剛解放的時候，我曾經訪問過這個手工業名城。那時候，這個飽受封建主義、帝國主義、國民黨反動政權長期蹂躪的城市，還到處遺留着痛苦、貧困和齷齪的現象。狹窄的街道，到處是垃圾堆、瓦礫堆和殘垣斷壁。乾燥的春風，吹起瀾天黃沙，給低矮的

房屋和古老殘破的城牆披上了一層灰暗荒涼的景色。穿過市區的白浪河兩岸，有一排排用秫秸和麥秸草搭成的小草棚，從裏面不時送出叮噠的打鐵聲，軋軋的機杼聲，這是手工業者的作坊和住家。他們衣衫襤褸，蓬頭垢面，在這些又黑又小的作坊裏，有氣無力地工作着。

時間前進了六年之後，我從北京又來到了濰坊市。

再也沒有想到，濰坊市變得這麼快，我認都認不得了。古老殘破的城牆，有的已經拆除；從城牆的豁口，延伸出通向車站的寬闊平坦的大馬路；狹窄的街道，修理得又平坦又整齊。新建的戲院、電影院、工人俱樂部，不停地播送着歌曲。人們，穿着整齊的衣褲，滿面笑容地從這家商店出來又走進那家商店；從戲院、電影院出來又走進書店，走進圖書館。白浪河灘上的小草棚不見了，這裏修起了堅固的河堤，栽上了樹木，一羣戴紅領巾的孩子，高興地在放風箏。

街頭兩旁的手工業作坊，都收拾得乾乾淨淨，精巧的木器，黃色的竹器，式樣齊備。有的門口掛着木牌子，這裏寫着“生產合作社”，那裏寫着“生產合作組”。軋軋的機杼聲，叮噠的鐵錘聲，隆隆的電機聲……合奏出一部緊張的交響樂，手推車、畜力車，來來往往，到處都使人感到新生和繁榮。

夾在歡樂的人羣中間，我從這條街道，走到那條街

道。當我要踏進新華書店門口的時候，突然，我爲一個熟悉的面孔愣住了。他，高高的身材，穿着青色的衣褲，額上深深的皺紋，說明他有五十上下的年紀，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臉上掛的笑容，刮光鬚子的下巴，又好像是年輕人。他夾着幾本小書由新華書店走出來，見了我，也遲疑地站住了。

“我好像認識你。”我說。

“我也好像認識你。”他說。

忽然，他恍然大悟似的跳起來，喊也似地說：“啊！你，蕭同志！幾年不見，你到哪裏去了啊！”

我們緊緊的握着手。然而他是誰呢？我還是想不起。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，又爽朗地大笑起來：“忘了嗎？剛解放的時候，在白浪河灘，你曾到過我家。”

“那麼你是——”

“姚佃升！”

啊！姚佃升，多麼熟悉的名字。我不由又看了他一眼。對啦，有些像，那尖尖的嘴巴，不大的眼睛，高高的個子，和先前沒有什麼兩樣。但是，這與我六年前見到的姚佃升是多麼不相同啊！

六年前，姚佃升住在白浪河河灘上的一個小草棚裏。草棚不過幾尺見方，裏面塞滿了打鐵的爐子、鐵砧子、錘子和睡覺的牀鋪、做飯的傢具。滿屋都是煤煙，都是黑

灰。姚佃升穿着破了肩的夾衣，臉上黃裏透白，眼皮下垂着，眉头皺得緊緊的。他說話不多，聲音又低又顫。他告訴我：他是三輩子的鐵匠啦。打了三輩子鐵，挨了三輩子餓。解放後，他唯一的理想是不挨餓。他不住地怯怯地問：“往後共產黨真能叫我們不挨餓嗎？”我告訴他，共產黨不但要領導窮人不挨餓，而且要領導人民創造幸福的生活。他疑惑地搖搖頭，苦笑說：“我們鐵匠沒有什麼想頭，只要叫我們吃上紅粑粘（灘坊一帶用高粱麵做的窩窩頭的通稱）鹹菜就算萬福了。”

現在，過了六年。走在身旁的姚佃升却完全像另外一個人。他，臉紅潤潤的，一直堆滿了笑，話也多起來，不時夾着爽朗的笑聲，腰挺得很直，步子跨得很大。啊！他變了，變成樂觀、自信、豪爽的人啦。

更使我吃驚的是姚佃升的家。他的家搬在河東一所獨院的房子裏。前面是小院，有幾株棗樹，幾個花畦。三間房子，收拾得十分潔淨。牀上，整齊地放着幾牀花被；壁上貼滿了彩色畫；靠牆的桌子上，擺着大鏡子、座鐘、學習本、連環畫。姚佃升的妻子正在替小女兒結髮上的花結，見我進去，笑着歡迎。看着這個幸福、溫暖的家庭，我想起姚佃升的過去，想起河灘的草棚，想起過去的姚佃升，不覺脫口驚嘆：“啊！幾年不見，你們變化真大呀！”

我的驚嘆並沒有引起姚佃升特別的注意。他一邊把暖

壺中的開水倒進茶壺，一邊有意思地向我眨眨眼睛，說：

“大嗎，大的你還沒見着哩！”

“還有大的？”

“那多着哩！比方說，現今是幹社會主義啦，鉄錘換上機器啦，識字啦，思想提高啦……”

“俺爹上市政府開會，戴這麼大一朵大紅花。”坐在媽媽懷裏的小女兒，一邊比劃着，一邊誇耀說。

“孩子爹入黨了，還當了大組長哩！”妻子也笑着附和說。

“想想過去，我們現今真像掉進福窩裏啦！”姚佃升又笑起來。“這福又是怎麼來的呢？說起來，話長了。要是你沒事，在我這裏多坐會，待我從頭告訴你。”

姚佃升變得像個演說家，把故事說得有頭有緒，有聲有色。他說到過去的災難，眼中充滿了淚水；說到今天的幸福，又不住的手舞足蹈，大笑不止。許多事好像說熟了，連年月、數字都記得清清楚楚。聽完了他的話，我的心充滿了激動和快樂。真的，窮鉄匠開始變成幸福的人，這個變化過程是艱巨的、複雜的。爲了使更多人了解，我把姚佃升的話整理出來。下面就讓姚佃升自己來說話吧。

悽慘的舊時代

我實在不喜歡說過去，可是不說過去你又怎麼能了解現今呢？所以我還得來說說。

到我算，我家是三輩子的鐵匠啦。在過去，打鐵就是受罪，我家到我整整受了三輩罪。

鐵匠行，有句俗話：“要吃鐵匠飯，拿着命來換。”每幹一件活，都是靠我們兩手掄着錘頭，叮叮噹噹打出來的。整年累月，爐火烤得身上流汗，火星子燒得皮肉冒煙，煤煙薰得人頭痛，黑灰染得手、臉灰溜溜的。最受罪的是夏天，人們搖着扇子還覺熱的時候，鐵匠們爲了吃飯，不分白天黑夜還在熊熊的爐火跟前，掄着幾十斤重的大鐵錘，打燒紅的鐵。等到老來，臉薰黑了，耳震聾了，腰累彎了，肺裏有病，肉裏有鐵，十有九個沒長壽。因此我們鐵匠行裏又有一句俗話：“上一輩子打爹罵娘，這一輩子做鐵匠。”我們把自己的行道稱做“遭罪孽”。

我們最怕的還是“窮”和“餓”。幹活苦些、累些，總還可以忍一忍，窮和餓可會要我們的命。當鐵匠的，沒一個不起五更爬半夜，可是又沒一個不受窮、不挨餓的。

爺爺時我記不大清楚。只知道他爺三個，都十幾歲學

打鉄，打了一輩子，二叔爺三叔爺沒說上媳婦，窮斷了根。爺爺說了個瞎媳婦。瞎奶奶生了六個孩子，一落地都餓得整天哭。我爹是老大，十三歲跟爺爺到作坊裏當學徒。學徒沒有錢，掌櫃的一頓給兩個紅粿粘吃。爹爹捨不得都吃了，因為家裏的小弟弟小妹妹都在挨餓呀！他只吃一個，寧肯自己挨餓幹活，背着掌櫃把另一個揣進懷裏。每晚，弟弟妹妹都餓得扶着窗台，瞪着兩眼盼望哥哥回來。一听門响，他們喊着：“哥來了！哥來了！”就哭着向我爹撲去。

爹爹打了一輩子鉄，忍飢受餓地過了一輩子。爹爹告訴我：有一年，因為買了個帽子還挨了爺爺的打。這是他二十六歲的那年，要過年啦，爹出去送貨，見人家都買衣裳，買鞋子，爹想起，自己一直沒個帽子，每次上街，凍得耳朵生痛，沒經爺爺允許，就去買了一個最賤的捲耳小帽。一回家，爹高興地去告訴爺爺。爺爺一句話沒說，上來照臉兩巴掌。爹滿心委屈，捂着臉哭着說：“我幫你打了一年鉄，手磨腫了，腰累痛了，耳朵凍的生痛，連個帽子都不給？”爺爺聽到這裏，也流下淚來，摸着爹的头，說：“不是爹痛錢，你不知道，打了一年鉄，还不够還賬的，年三十的餃子還沒着落呢！”

我們弟兄四個，都十幾歲打鉄。爹經常告訴我們一句俗話：“勤謹勤謹，吃飯拿準。”叫我們好好幹活，不要东

張西望。他說我們鐵匠的窮命是皇帝封的，幹鐵匠永遠不會过好。他常給我們講一個故事：不知多少年前，皇帝由大臣陪着出朝，一路上，見地收捐，見人要錢。過了揚子江，遇上一些打鐵的。大臣去收錢，打鐵的一個也拿不出。皇帝生氣說：“好個窮鐵匠，胆敢違犯俺朝廷王法！管叫你，輩輩窮！”爹說皇帝是金口玉言，說什麼算什麼，鐵匠窮命，那時節皇帝就給封定了，永世不會變的。

爹說的这一套，起先，我是不信的。我想，憑我这份手藝，这份力氣，總覺着能比爹弄的好。爹死後，天不明我就生火，夜深了我還打鐵；煙酒不動，路上見棵草都趕快拾起來；小孩子七、八歲我叫他們拾煤渣，十二、三叫他們打錘……可是，幹了幾十年，人們却還給我個外号，叫“過不去年”。

我們鐵匠打的貨大部分是農具。春天，莊稼人買的多，叫旺季，這個季還好办；夏天、秋天是平平，能湊合混上飯；一到冬天，一件貨也賣不了。鐵匠都是現賣現吃，沒有餘剩。貨一賣不出，就只有挨餓。每年過年，都是淡季，別說肉魚白麵，連地瓜葉也吃不上。我三十歲那年，爲了過年，到一家名叫“金向榮”的鐵莊借了幾塊錢，這一下惹來了傾家大禍。

借的錢一到春天我就開始還他，剩了個零數。老闆開

恩說：“這個零頭，往後有了你就還，沒有就算了。”我是個老实人，人家這麼說，我就以為他真是個好人，又加手頭沒錢，這個零數就沒還，拖來拖去，我也忘了。

記不得过了多少年啦，忽然有一天，金向榮掌櫃的來要賬。說我欠下他大洋五十塊。这下子把我嚇慌了，我顫顫兢兢地說：“掌櫃的，賬不大對吧！”

他瞪起三角眼，把一本賬甩過來，說：“難道咱騙你不成！”

賬上密密麻麻，圈圈槓槓，我这老粗哪裏認得。

听他解說，我的天，原來那個零頭，过了幾年，本生利，利滾利，月月變，年年變，現今一下子成了大洋五十塊。那時節，一塊大洋三十斤白麵，拿出我所有的鐵匠傢伙也不值這麼些。我又生氣又委曲，一怒之下，就和他上法院說理。

本來我是原告，可是法官却光听“金向榮”老闆的，一句也不許我辯白，只問我認不認賬。我說：“他騙人我怎能認賬？”法官說：“不認賬就押起來，多時認賬多時放你。”

認賬吧，我到哪弄這麼多的錢？不認吧，法院不放我，一家大小還等我照料啊！那個胖胖的法官還假慈假悲地勸說我：“認了吧，算是倒霉，小胳膊扭不過大腿去。”有什麼法子，我最後還是狠下心認了賬。

等我从法院出來，法院已經沒收了我的房子。一家大小被趕在街上，母親、老婆都還病着，一齊哭着向我撲來。

從那時候起，我就搬到河邊去了。那裏是官地，住的都是些手藝人，他們也都像我這樣傾了家被逼住到這裏來的。

小屋子是用秫秸、麥秸草蓋起的。一家大小擠在裏面，睡在裏面，打鐵也在裏面。爲了要吃飯，我更是拚命地幹。

真是禍不單行，住了不久，白浪河漲水，我的小房子又叫水冲了去。一家大小冒着風雨，流落街頭，又是冷，又是餓，母親病死了，老婆也病死了（現今的老婆是後來又娶的）。

這一回，我也有些信爹說的話，也許皇帝真是金口玉言，我們鐵匠得輩輩窮，要不，爲什麼到哪裏也沒有我們的路呢！

走上新路

挨餓受窮過了一輩子，解放時我沒有別的想頭，只想能餬住口就是萬福了。你該記得，我不是一再地問你：

“共產黨真能叫我們不挨餓了嗎？”

真沒料到，你走後我們就有了那麼大的變化。

沒本錢，銀行貸款給我們；沒原料，鐵路局給我們打加工。還有，我們也不叫窮鐵匠了，叫做“工業的幫手”，“農民的朋友”，叫做“勞動人民，國家主人”。我們也能選舉代表，給政府提意見。可真是：“吃得飽，穿得暖，喘口氣也舒坦。”

按我原來的想法，真可心滿意足了。可是這種日子過久了，心裏又覺着不夠了。因為我們用的還是些可憐的錘子、鉗子，本又小，叮叮噹噹幹一年，也不過混個吃穿，離幸福還遠着哩。使我們傷心的，淡月還是有，一到冬天，貨賣不了，日子還是不好過。我們鐵匠們就要求政府：“得給我們想個辦法，怎麼才能把日子过好。”

政府派了一個姓寧的幹部來給我們出主意。也不知他是怎樣知道的，他給我們做報告，說起我們在舊社會的痛苦，就像親身經過的一樣。

“你們為什麼輩輩窮呢？”他說：“因為你們懶嗎？不是！我知道你們起五更爬半夜的幹。因為你們笨嗎？不是！多硬的鐵，在你們手裏，要彎就彎，要扁就扁。因為皇帝封的嗎？也不是！為什麼打倒了皇帝你們還是窮呢？”他接着告訴我們輩輩窮的原因，是受了商業資本家的剝削。他舉了好些例子，也舉到我。

我越听越入耳，越听越觉得对。是啊！我們不笨，也不懶，一年打了那麼多的东西，錢都到哪裏去了啊？咳！可还不是都進了資本家的腰包！

一到旺月，我們等鉄用，等煤用，鉄莊、煤棧的資本家就說：“濟南來了電話，貨又漲了。”一漲價就是好幾倍。我們这些实心眼的鉄匠还常常想：“怎麼 這麼 巧，一等鉄用價就漲”。價漲了也沒办法，还得買。挑好一堆，講好價錢，等他給送來，又摻壞的又不足秤。一到淡月，貨賣不了，資本家就來收，明知你餓着肚子等着賣，他就拚命地殺價。賣了貨，撈不回本。可是資本家却把貨存起來，一到春天好發大財。我們忙一年，窮一年，忙一輩子，窮一輩子，一家大小，挨餓受凍，有的說不上媳婦，窮斷了根。資本家呢，買賣越幹越大，這裏一個分号，那裏一個代办处。家中房子連房子，金滿櫃，銀滿箱，花天酒地，吃喝嫖賭。欺压我的那個鉄莊老闆金向榮，逛一次窯子就化去大洋三百塊；他兒子在青島賭錢，幾天輸了大洋一万塊。他們手捏不動個錘頭，錢从哪裏來的？还不是我們的血汗！解放後，他們不敢明目張胆地騙人了，可是我們的煤鉄还得从他們那裏買啊！

寧同志告訴我們：要想不再受商業資本家的剝削，永遠过好日子，就只有組織起來，成立生產合作社。合作社是鉄匠們自家的，鉄匠們自己做股東，自己做工人。有工

具的，以工具作價，超过股金的數，算私人借款，按時算利息。沒工具的，以第一個月的工資作股金。鉄匠們在社裏不分師傅、徒弟，都是平等的社員，按勞動好壞拿工資。合作社有困難，國家會給幫助。資金不足，銀行可以貸款；貨賣不了。國營商業、供銷合作社可以包銷，再不會有淡旺月了。合作社賺了錢還可以買機器，掄錘的鉄匠就變成看機器的工人啦！

這是條多麼好的道啊！听着听着，我心裏就想，這回鉄匠們可熬到好時刻啦！

听完報告，我的哥哥佃傲、弟弟佃邦到我家來。真沒料到，我的弟弟想的却與我不一樣。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說話不大和心商量，一坐下就說：“哥，叫我看，合作社不行！”

“還沒辦你怎麼知道不行？”

“吃一個奶頭長大的親兄弟，長大了還得分家，這麼多的雜姓到一塊，還能齊心？”

兄弟這一說，我也才想起來，這件事可真不簡單，但我相信黨會有辦法。我告訴兄弟說：“合作社行不行，哥也說不上。上級說行，大概行，共產黨不會領咱下灣，出個道就比咱現今好。”

有懷疑的還不光我兄弟。家中有點工具的，雖然不過是些鉗子、錘子，可是這是他們吃飯的寶貝，一入社，工

具歸公，万一社靠不住呢？還有，淡季過去，旺季就來，單幹還可以有發點財的希望，入了社，淡季雖然有工資，可是旺季可撈不着財發了。還有，就是我們當爐主的，捨不了自己的徒弟。

這時節，學徒已經由四年改為三年，沒有工錢，師傅管吃穿，徒弟出師後，按老規矩，還要報師教手藝的恩，拿很少的工錢，為師傅幹三年。前後六年，師傅可以從徒弟身上佔點便宜。這是很不合理的。合作社要消滅這種不合理，徒弟要變成平等的社員，和師傅一樣按勞動好壞拿工資。有自私思想的師傅想不通。

我也有兩個徒弟，一下子把徒弟放棄，心裏也捨不得。我曾向寧同志出主意，既然大夥捨不得徒弟，好不好這樣：入了社，徒弟還歸師傅管吃穿，徒弟掙了錢給師傅。寧同志批評我是剝削思想。他說：“咱們就為了不受人家剝削才辦合作社的，怎麼能在合作社裏再剝削別人？”可是大夥仍然沒想通，寧同志就叫我們再想想：為了剝削徒弟再去受資本家剝削好呢？還是放棄徒弟辦合作社好呢？

回家道上，我一边走，一邊想，算來算去，徒弟給我的遠沒有資本家剝削我的多，要不，我家打了三輩子鐵，領了幾十個徒弟，怎麼到如今還是這樣窮呢？

剛回家，我的小徒弟王玉卿就跑過來問：“叔！合作社成了嗎？”原來他們也開過會，知道了要成立合作社。他